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 清代辨字书的文本传衍与汉语文法的中日流通

龚宗杰

**摘要：**明清时期应文学教育与科举考试之需，出现了多种注释虚字、辨析其用法的“辨字”类文献。清代王鸣昌《辨字诀》因具备贴合起承转合之行文法，而为唐彪《读书作文谱》等习文读本所吸收，并借助唐氏之书传入日本，成为明治日本文法书的重要材源，又在“文典”编写模式下与西洋语法学、修辞学相遭遇。随着日本“汉文典”在清末被引入中国，传统“辨字”法与西洋“品词”法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被运用在国文教科书与文法读物的编写中。通过考察《读书作文谱》及清代辨字书相关内容的文本传衍，可探讨中国古代基于字类辨析的文法论价值，并呈现汉语文法的中日流通及其意义。

**关键词：**辨字书；汉语虚字；汉语文法；《读书作文谱》；《辨字诀》

“字”作为造句行文的最小单位，是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学中的关键要素，由此生发出“诗眼”“文眼”“下字”等论说。在明清时期，随着字分虚实观念的深化以及围绕字句篇章的辞章学之发展，针对虚字的字类划分和用法辨析，逐渐成为古代文法理论的组成部分。如清代王鸣昌《辨字诀引》指出：“作文不难于用实字，而难于用虚字。初学文字梗塞，多由于虚字之未明耳。”<sup>①</sup>刘淇《助字辨略》自序也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并强调“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sup>②</sup>由王、刘二家的表述可看

出，辨析虚字、助字用法是清人所说“辨字”的意涵之一，这一知识话语的出现与科举时代之文学教育与读书作文的需求相关。除《辨字诀》《助字辨略》外，清代出现了《学文第一传》《举业童子问》《虚字注释备考》等多种辨字类文献，且相互之间多有关联。其中，唐彪的《读书

① [清]王鸣昌：《辨字诀引》，[元]卢以纬著，王克仲集注：《助语辞集注》附录，第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② [清]刘淇：《助字辨略自序》，[清]刘淇著，章锡琛校注：《助字辨略》卷首，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作文谱》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尽管《读书作文谱》内容驳杂,涉及涵养、为学、读书法、作文法及文体论等多项,辨字见于卷七之“文中用字法”而并不引人注目,<sup>①</sup>但该书在流通至日本后传刻甚广,曾对明治时期日本的汉语语法学产生不小的影响,其辨字的内容又为中根淑《作文要诀》、近藤元粹《作文教科书》、冈三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冈氏之中国文典》等文法书所吸收,由此进入汉语虚字论的东亚环流之中。<sup>②</sup>本文旨在梳理《读书作文谱》用字法及清代辨字类文献的文本传衍情况,借此考察中国古代基于字类辨析的文法论价值,并探讨汉语文法的中日流通及其意义。

### 一、唐彪《读书作文谱》及其“文中用字法”

《读书作文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教育文献,其编者唐彪,字翼修,金华(今属浙江)人,活跃于清代康熙年间两浙地区,被仇兆鳌(1638—1717)称为“金华名宿”<sup>③</sup>。唐彪在清代文学史上声名不彰,但因长年从教以及编纂《父师善诱法》《读书作文谱》,在古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有关唐彪的生平事迹,现有研究基本上根据嘉庆《兰溪县志》卷十三《人物志·文学》所附小传:

唐彪,字翼修,以明经任会稽、长兴、仁和训导。课授生徒,皆有条绪可遵,循途易致,存心平恕,立论和易。尝问学于黄梨洲、毛西河之门,胸罗万卷,而原本于道。仇沧柱称为金华名宿。解职后,益力于学,所著有《身易》二篇、《人生必读书》《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等书。<sup>④</sup>

唐彪曾问学于黄宗羲(1610—1695)、毛奇龄(1623—1716)门下,又与兰溪祝石(字子坚)、钱塘张丹(1618—1687)交。毛奇龄文集中有《答兰溪唐广文翼修书》一文:

某崦嵫之岁,又三经大病。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冬,感寒几死。昨秋,又伏

热几死。今则寒暖交煎,目不辨黑白,心数不能记一二,居然一废人矣。……乃远荷书问,且贻我多物,四顾眙愕。灏溪名纸,足佐我染板,已大费功力,况复载酒载肉,使老病七筋为之失措,且惭且感。先生著书等身,向俱赐读过,今从镌板通读,尤为起敬。每所谆谆,皆身心切要之学。子弟效法足以厚家,天下人效法足以厚世。向谓圣道不沫,赖宝婺多儒者,今益信矣。<sup>⑤</sup>

康熙四十四年(1705),唐彪向毛奇龄寄赠书物,毛氏答书并称其所著之书有裨于诸生子弟读书明理、求学问道。毛奇龄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父师善诱法》《读书作文谱》二书之合刻作序,也称“复取平时所为《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二书,梓以行世。其间讲求之切,择取之精,一字一注,皆有绳检”及“世家子弟,皆有承授”,<sup>⑥</sup>言辞相近。关于《读书作文谱》,梁章钜(1775—1849)的评价较为中肯:“唐翼修《读书作文谱》所陈,语多猥杂,不离村学究习气。然亦有切实可行之法,有裨举业,不妨舍其短而取其长也。”<sup>⑦</sup>梁论揭示此书可资于

- ① 学界当前对《读书作文谱》的研究总体上尚不深入,相关梳理参见田鑫:《唐彪〈读书作文谱〉的版本及研究情况评述》,《语文学刊》2015年第7期;郑莫、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于“清代论文部分”收录《读书作文谱》卷七之“文中用字法”,但仅录其引言一段,见郑莫、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第5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② 关于汉语虚字论的东亚环流,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可参见龚宗杰:《语助、文典与文学史:汉语虚字论的东亚环流与学术意义》,《传统文化研究》2023年第2期。
- ③ [清]仇兆鳌:《读书作文谱序》,[清]唐彪:《读书作文谱》卷首,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38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④ [清]张许等修,[清]陈凤举等纂:《兰溪县志》卷一三,《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18号,第490页,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
- ⑤ [清]毛奇龄:《答兰溪唐广文翼修书》,《西河合集·文集》卷六,清康熙间李璩刻本。
- ⑥ [清]毛奇龄:《读书作文谱序》,[清]唐彪:《读书作文谱》卷首,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38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⑦ [清]梁章钜:《退庵论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5册,第517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举业习文的特征。

《读书作文谱》全书分十二卷,既取前人成说,又附唐彪一己之见,用以教授子弟读书为文诸法及科考应试技巧。各卷内容相对独立,且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层次性,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层次:其一从卷一至卷五,为读书作文之基础技能,卷一论涵养工夫和读书法,卷二论看书法,卷三论为学切磋之法,卷四书法论,卷五总论读书作文;其二从卷六至卷九,专论制艺作法和应试技巧,卷六为应试与临场技巧,卷七为文章诸法与用字法,卷八为制艺诸题作法,卷九为制艺诸题段作法;其三由卷十至卷十二,为诗、古文辞之体式与作法,卷十为古文评,卷十一为古文选读与古文体式,卷十二为诗歌体式。这一内容架构大体上符合古代士子从蒙学读书识字,渐进至应举习文,再到写作诗古文辞的阶梯型培养方案。书中内容多有取自唐顺之、吴默、瞿景淳、袁黄、武之望等明代文家论说者,部分条目亦见于袁黄《游艺塾续文规》、汤宾尹《读书谱》、刘元珍《从先文诀》等晚明的八股文话。其中卷六论临场技巧,有“临场涵养”一则,实为王阳明《示徐曰仁应试》一文。此文亦见收于《游艺塾续文规》《从先文诀》,专就临场前的调养备考而言,认为士子应做到“薄滋味”“屏嗜欲”和“少眠睡”,以求得神澄心定、精明气清,将祛除习染的实践工夫落实到科考之中,由此也可见唐彪吸收心学思想的某些印记。

除了上述临场调养等备考心法外,《读书作文谱》中尚有专论辞章技巧的内容。其中关于虚字用法的“辨字”部分见卷七,目录题作“用字法总论”,正文则作“文中用字法”,列于“文章诸法”之后。“文章诸法”专论章法、句法,而“文中用字法”则述虚字用法。在罗列具体用字法之前,唐彪有两段小序,其一论述用字的合法使用对于文章句调妥帖的重要性:

唐彪曰:文章句调不佳,总由于平仄未协,与虚字用之未当也。余尝作文,极意修词而词终不能顺适。初时亦不知所以,及细推其故,乃知为平仄未协,一转移之,即音韵铿锵矣。又或由虚字用之未当,一

更改之,即神情透露矣。乃知古人所谓文笔佳者,不过平仄调与虚字用之合法也。故文章虽命意极工,谈理极正,而于二者不求尽善,终不能令人击节,其关系文章之重如此。<sup>①</sup>

指出文章写作在字法层面的基本原则,用实字当求平仄协调,用虚字则应合乎法度。故第二则小序交代本书所载虚字用法及其文本来源:“后诸虚字用法,载在梁素冶《学文第一传》中者,或出于素冶所自撰,或出于古人所撰,未及详考,但其中解释字义,不确切者十居其四。彪反复改正,稍得无误。”<sup>②</sup>后列虚字用法及分类情况如下:

起语辞:夫、盖、且、今、尝考、今夫、且夫等。

接语辞:此、兹、是、斯、故、则、盖、乃、何必、奚必、安得、焉得等十六字;由是、由此、由斯、是故、是其、此其、至于、及其、迨夫、迨至、及至、甚至、何则、何也、何者等字;岂、诘、宁、何、奚、岂不、岂可等字。

转语辞:然、苟、或、倘、设、但等字。

衬语辞:之、以、于、所、攸、其、乎等字。

束语辞:总之、要之、大约、大抵。

叹语辞:吁、噫、呜呼、嗟夫、嗟乎、嗟嗟、噫嘻、悲夫。

歇语辞:也、矣、焉、耳、已、也已等字;乎、耶、哉、者乎、者欤等字。

在罗列上述虚字用法后,唐彪又强调应以具体文章作为习文参照:“凡此虚字,学人宜细辨其理。常取读过制义及古文中字与此篇相为参考,则用字皆有准绳,如丝麻入扣矣。”<sup>③</sup>他指出参考范文不拘古文与时文之别,也与这部分“文中用字法”主要用于指导科举为文的特点相合。

唐彪在第二则小序中提到的梁素冶《学文

①②③ [清]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七,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493、3493、350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第一传》，今已亡佚，无法考知其详。但据已有文献可知，唐彪所引据之诸虚字用法，其文本当源自王鸣昌的《辩字诀》，二者之内容编排基本一致，唐彪略有删改与增补。如“起语辞”一例，《辩字诀》云：“起语者，前此无文，而以虚字起之，亦有前文已毕，而以虚字另起者。皆起语也。”<sup>①</sup>《读书作文谱》则作：“起语辞者，或前此无文，竟以虚字起，或前文已毕，亦以虚字起者，皆起语也。”<sup>②</sup>《辩字诀》之作者王鸣昌，字础生，句容（今属江苏）人，康熙十年（1671）岁贡生。前文提到的梁素冶，即梁镜，与游方僧人大汕和尚（1633—1704）交。释大汕《飞来寺唱和》诗序称：“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既望，由岭南金宪左迁浙西参藩，道经峡山荒寺，舣舟过从，陟岵快游，拈题索句，因忘固陋，趋步成吟，用梁素冶韵，得诗五章，以纪其事。”<sup>③</sup>《泊天津》诗序亦云：“梁素冶，余至友也。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入都，六年不通音问。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余为知交延过燕台，拟倾积绪，不谓缘慳缺焉。晤语赋此寄意。”<sup>④</sup>据此可知梁镜同样活跃于顺治、康熙间。梁镜与王鸣昌等共同编有《举业童子问》一书，其中收有《辩字诀》。陈雷、魏维新二人在元代卢以纬《助语辞》的基础上加以增补，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编成的《助语辞补义》一书，亦附王鸣昌《辩字诀》。魏维新识语曰：“左《辩字诀》一篇，出于《举业童子问》中。陈子与余相订《助语辞补义》已竣，始从家塾见之。虽王子之意，因幼学时艺者而设，然论虚字于起承转合颇为得宜，故录附《助语辞补义》之末，亦借以互相发明云尔。”<sup>⑤</sup>据此可知，唐彪所称梁素冶《学文第一传》，盖与《举业童子问》之性质相同，皆为童蒙习文教材，其中虚字用法的内容当亦属王鸣昌《辩字诀》。

需要说明的是，在《辩字诀》之前，有关虚字用法的文法书已有不少。特别是卢以纬《语助》，经明代胡文焕翻刻而更名为《助语辞》后流传甚广、影响较大。此外，尚有诸多应八股文写作而编刊的举业用书与蒙学读物，亦皆收录类似的辩字内容作为字法。如题李廷机撰《新镌翰林九我李先生家传训蒙题式》所收《操觚字要》，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建邑书林余彰

德萃庆堂刻本；题汤宾尹编《汤睡庵太史论定一见能文》卷一《操觚字法》，明崇祯刻本；题张溥纂辑，杨廷枢参校《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一卷，附刊于明末刻《镌张太史家传四书印》，等等。这些读本也都从作文程式、行文技巧的角度强调合理运用虚字的重要性。如《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收录30个虚字用例，前有小引曰：“行文惟虚则转，惟转则灵。故‘之’‘乎’‘也’‘者’‘矣’‘焉’‘哉’‘耶’等字，最虚活，最松灵。然不谙其义，则运掉不来，故并为指出言之，使操觚家生机一动，意趣自逢源也。”<sup>⑥</sup>其论指出辨识虚字、明其字义是构思行文的重要基础。

这种自中晚明以来借助科举的影响力而推衍盛行的辨字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上引《辩字诀》以及《学文第一传》《举业童子问》《读书作文谱》等习文读本皆注重讲解虚字用法的背景。但《读书作文谱》诸书皆以王鸣昌《辩字诀》作为文本资源，或许在于王氏于前人基础上所作的创新，即将诸多虚字按照文中的具体落位和实际用法细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七类。这种如魏维新所言“论虚字于起承转合颇为得宜”的辨字法，使古代虚字论在清代获得与辞章之学的进一步结合，也为其文本流播至日本而进入由古代汉语语法向晚近“文典”模式之转换进程中创造了可能。

- ① [清]王鸣昌：《辩字诀》，[元]卢以纬著，王克仲集注：《助语辞集注》附录，第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 ② [清]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七，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49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③ [清]释大汕：《飞来寺唱和》，《离六堂集》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0册，第1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④ [清]释大汕：《泊天津》，《离六堂集》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0册，第1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⑤ [清]魏维新：《辩字诀识语》，[元]卢以纬著，王克仲集注：《助语辞集注》附录，第1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 ⑥ [明]张溥：《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陈广宏、龚宗杰编校：《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下册，第137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二、清代辨字书东传与日本 文法书的受容

卢以纬《助语辞》在江户初年传入日本而受到江户儒者和汉文学习者重视,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汉语虚字论与文法论在日本的研究。<sup>①</sup>此后即有多种讨论虚字、助字等辨字类文法书在日本传刻。早稻田大学广池千九郎(1866—1938)曾搜罗日本所藏有关中国文法之著作,并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撰成《中国文法书批阅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后收入1914年出版的增订版《中国文典》所附之《广池东洋诸国语学书》中。此文“中国之部”著录自北宋陈骙《文则》至晚清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多种书目,包括卢以纬《助语辞》、左培《初学须知文式》、唐彪《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张秉直《文谈》、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张文炳《虚字注释备考》、袁仁林《虚字说》等。这其中除《读书作文谱》之外,另一种与王鸣昌《辩字诀》有关的是张文炳的《虚字注释备考》。

张文炳,字明德,绛州(今山西新绛)人,康熙中以实录馆供事议叙,授高唐州州判,终泗州知州。雍正二年(1724)泗州升直隶,张文炳倡议建试院于盱山,以助泗属诸生修业备考。有《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称“近世胥吏之能著书者,文炳及泰安聂鉞而已”<sup>②</sup>。就文本构成而言,张文炳的《虚字注释备考》实际上也是以《辩字诀》为蓝本删改而成的,删去了“叹语辞”而保留其他六类,其成书或在张文炳任泗州知州而建试院、勉诸生之时。至嘉庆间,又有署“课虚斋主人”辑《虚字注释》附《小雅释》《孟子释》《左传释》一书,其中《虚字注释》即“依古绛张明德本增删”<sup>③</sup>。《虚字注释备考》传入日本后曾被翻刻,有嘉永四年(1851)江户诚格堂和泉屋善兵卫刻本,杉山魁训点,此即广池氏《目录》所著录之本;另有明治十年(1877)东京玉石书房小田善右卫门刊本,萩原裕校点。牛岛德次曾将萩原裕校点本《虚字注释备考》,与原田道义《助字解》、秋元晋训点《助语辞解》、石川鸿斋《文法详论》《续文法详论》及猪狩幸之助《汉文典》并列,

作为自江户末期至明治中期汉语虚字、助字研究的代表作。<sup>④</sup>

尽管《虚字注释备考》在日本被翻刻、训点,有着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助推《辩字诀》相关文本在日本被接受的还属唐彪《读书作文谱》。在《目录》中,广池千九郎对《虚字注释备考》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书“举‘且’‘谓’‘夫’‘盖’等虚字数百字,说其意义、用法。但所说浅近,且失于独断,全不为用”<sup>⑤</sup>,但对文本内容相近的《读书作文谱》卷七“文中用字法”,则评价为“有可一读之价值”<sup>⑥</sup>,这种评价的差异或许可从侧面反映二书影响力之高低。《读书作文谱》传入日本后传刻甚广,江户、明治时期多有翻刻,较流行的有江户间临照堂刊本,大阪儒者松井罗州(1751—1822)训点,另有明治三年(1870)大阪积玉圃柳原喜兵卫刊本。

与传藏、翻刻相应的则是《读书作文谱》成为明治日本文法书编纂的重要文本资源。例如,明治十三年(1880),东都书肆耕文堂刊刻藤田久道《初学文话》,此书卷上将《读书作文谱》与荻生徂徕《译文筌蹄》、释大典《文语解》、伊藤东涯《用字格》、皆川淇园《左传助字法》《史记助字法》、三宅橘园《助语审象》等日本儒者

- ① 青木正儿《虚字考》指出:“若略加推溯,‘助辞’这一术语扎根于日本,大概是受卢氏《助语辞》被翻刻刊行的影响。以助词为标题的著述,除了淇园的作品之外,若在我的藏书中罗列,可以列出冈白驹《助辞通》(宝历十二年序)、河北景楨《助辞谱》五卷(安永五年跋)、谷鸾《谷氏助字解》三卷(天明五年序)、津敏《助字辨法》四卷(文化六年刊行)、三宅橘园《助语审象》三卷(文化十四年刊行)、介石《助字彙》八卷(文久元年刊行)、小幡伊太郎《类聚助语二百义》九卷(明治二十年刊行),都是对于虚死字的研究。”见[日]青木正儿:《琴棋书画:中国文人的生活》,李景宋译,第117页,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
- ②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第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 ③ [清]张文炳辑,[清]课虚斋主人增删:《虚字注释》,清嘉庆间刻本。
- ④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第34—37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 ⑤⑥ [日]广池千九郎:《中国文法书批阅目录》,慈波、王汝娟编订:《日本汉文话丛编》第5册,第1962、196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所撰之虚字论著并列,作为初学作文所用之助字、虚字文法。此后,如明治三十五年(1902)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印行的岛村泷太郎(1871—1918)《新美辞学》,亦多有引述《读书作文谱》之条目,且于第一编《绪论》第三章《美辞学之变迁》第二节《东洋美辞学》下,罗列《文心雕龙》《文则》《沧浪诗话》《文筌》《文体明辨》《读书作文谱》作为中国修辞学之材料。于此可概见唐氏之书为明治学者关注之情形。至于其中的原因,明治十年(1877)出版的羽山尚德《初学作文法》,卷首自序之陈述或可提供一种解释:“夫山成于覆篲,江起于滥觞。余始志于学,未悟之,遽欲成山致江,惟博之贪,不求精,故学不能晓畅,识不能正确。每临书,未尝不发望洋之叹也。后得唐彪之《读书作文谱》读之,有大所会心也。不复贪博,特取一二古文,熟读玩味,稍得以就绪,乃知读书法在精不在博矣。”<sup>①</sup>可看出作为初学读本,《读书作文谱》在指导具体的读书习文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关于这一点,汉学家中根淑(1839—1913)也持相近的见解,他在刊行于明治十一年(1878)的《作文要诀》自序中,对宋代陈骀《文则》以来的中国文法书、文章评点本进行了一番梳理:

宋陈骀著《文则》,节录六经以下之文以论之,使学文者有所法。惜乎其书独详于字句之间,至篇章之法则略矣。及明高琦《文章一贯》,自立意、气象,迄篇章句字之法,秩然有序。然其篇辑录诸家之说,驳杂无统纪,殊为可恨焉。其余如吕东莱《古文关键》、谢叠山《文章轨范》、林西仲《古文析义》,虽卷有多寡,论有异同,皆撰次古文之佳者,加之批评,以为作文之资者,其体裁与前二书大不相类也。要之,吕氏以下之书,宜于晓文之布置结构,陈、高之书,宜于修辞,共不能无得失也。唐翼修有见于此,是以其所著《读书作文谱》,又变其体制,聚类分章,说理论用,使学者本末相济,细大兼熟,亦好书也。<sup>②</sup>

在比较了《文则》《文章一贯》等文法书与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等评点本

之后,中根淑认为这两种类型各有优长,前者重在论修辞,后者重在示章法,而唐彪《读书作文谱》综各家之论又加以归类分析,于综合性和实用性上更具优势。故而在《作文要诀》卷下《虚字解》部分,中根淑悉数收录《读书作文谱》之“文中用字法”以作为虚字用法专论。

从现有文献来看,《辩字诀》之相关文本也正是在明治中叶借助《读书作文谱》而进入日本汉文及和文文法书的编纂视野。除中根淑《作文要诀》外,明治十八年(1885)东京金港堂刊行的土屋凤洲(1841—1926)《文法纲要》,书前小引指出该书编纂之架构:

凡学文章,不可不先识其体,因辑“文章体式”第一。识其体矣,不可不识文法要语,辑“文法要语”第二。识其语矣,不可不识助字缓急、虚字变化之法,辑“虚字法”第三。“用字例”第四。既识此四者矣,于解古人文盖不甚难也。但至其自运用之,则在一心独悟也已。故又录“格言名语”第五,以为学者悟文章之资焉。<sup>③</sup>

后附“采辑书目”,包括《文体明辨》《读书作文谱》《用字格》《拙堂文话》以及“诸家文集”。其卷三《虚字法》即照搬《读书作文谱》“文中用字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大阪日盛馆刊行近藤元粹(1850—1922)《中等教育作文教科书》,其内容主要据唐彪《读书作文谱》、徐师曾《文体明辨》、归有光《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裁割和拼接而成。具体而言,“发端”先后选录《读书作文谱》卷一“文源”、卷三“学有专功深造之法”、卷五“文章阅读评注之法”“文章惟多做始能精熟”“文章全借改窜”、卷六“布格”“修词”“论文疏密长短奇正”、卷十一“作古文宜

① [日]羽山尚德:《初学作文法序》,《初学作文法》卷首,明治十年(1877)东京种玉堂刊本。

② [日]中根淑:《作文要诀序》,《作文要诀》卷首,明治十一年(1878)东京迷花书室石川治兵卫刊本。

③ [日]土屋凤洲:《文法纲要小引》,《文法纲要》卷首,慈波、王汝娟编订:《日本汉文话丛编》第5册,第18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自成一家”诸条目;“诸文辨体”取自《文体明辨》;“用字法”录自《读书作文谱》卷七“文中用字法”、卷二“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文章体则”即《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文章诸法”“诸诗体式”录自《读书作文谱》卷七“文章诸法”与卷十二“诸诗体式”之相应内容。

明治二十七年(1894)特许纸商会书籍出版部印行的四宫宪章《作文法讲义》,书前自序云:“《读书作文谱》《文体明辨》《文语碎金》诸书,布世已久矣。至近世《文法详说》出,《文法指南》出,《新撰文语碎金》出,《文材活法》出,讲文之书,不啻汗牛充栋,亦可以见其文之盛矣。而作者不一,各异其所见,则又各有所可取,不必厌其多也。”<sup>①</sup>可知该书之编纂亦有取自《读书作文谱》之处。全书分“作文心得”“文章诸法”“文章诸体”三章,“文章诸法”列“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助字”“虚字”“杂法”七项,其中“虚字”部分即辑录《读书作文谱》“文中用字法”。

如果说上引中根淑、土屋凤洲、近藤元粹、四宫宪章诸家对“文中用字法”的吸收,仍属相对简单的全录或选录的话,那么冈三庆(1848—1912)的处理则更具创新性和重要意义。明治十年(1877),冈三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题下注:一名《汉文典》)刊行,扉页注明:“据清国穀水唐彪翼修所著《虚字用法》及《英国文典》。”卷首冈三庆《自序》还将汉语虚字论与西洋文典进行了类比:

吾尝怪洋文晚传乎我,彼既有文典;汉学早播乎我,此独无焉。怪之,极欲得之,务事博涉,而竟无得焉。乃行于天下,以募奇书。始得《文字窍》于黄备庭濂松林寺,继又得《虚字用法》于浪华。又怪以为汉亦有文典如是,何以不公行于天下也。既而始知读蟹行蚊脚字。把夫二书,较之于《英文典》,不甚似洋之详且备也。……夙忧汉无文典之设,每读古文,致思于兹,用力之久,遂至豁焉贯彻之境。再执夫《文字窍》与《虚字用法》,互稽更订,参之以《英文典》,渐得详而备,而取例于唐、宋、汉、周文,卒作为此书,将以大革汉学之一

面目也。<sup>②</sup>

《文字窍》专论虚字法,有起语、接语、转语、衬语四项,收入清人石成金所编《传家宝》,有乾隆间刻本,同样流传于日本。《虚字用法》即《读书作文谱》卷七“文中用字法”。在冈三庆看来,传统的汉语虚字论因关涉作文之法,因而可与西洋之文典相仿,但不如泰西文法之详备,因此他以《文字窍》《虚字用法》二书为材料,以日根尾《英文典》为参考,吸收西洋的词类理论,重新整理成《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一书。故与《辩字诀》相比,《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在字法的分类上多有调整和补充,共分“起语辞”“接语辞”“进语辞”“转语辞”“名语辞(名词)”“代名语辞(代名词)”“用语辞(动词)”“助用语辞(助动词)”“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可以明显看出是将《辩字诀》与西洋语法学进行组合之痕迹。书前《杂辨》列有编纂之援据书目,论文章用字这部分采据《虚字用法》《文字窍》《经传释词》《英文典》四种,例文主要取自《正文轨范》《续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韩文起》四种。书中之文字释义主要采用“头”“尾”“例”三栏的形式,“头”“尾”二栏分别表示句头虚字以及相应所押之句尾虚字,下栏“例”即采录经史文集中的古人成句作为示例。如第一类“正起语辞”首字“夫”,上栏“头”采录唐彪之说,下栏“例”录“■学者载籍极博”与“■自百家之言兴”二句,作为用例的示范。

到了明治二十年(1887),冈三庆在《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一书基础上撰成《冈氏之中国文典》。书前《编次及其引书等》注明引用书目仍包括《读书作文谱》,并指出文典可包含字学、韵学、辞学、文学四者,但此编专论辞学。《辞学篇》区分辞类为“名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歇止词”“副词”“前后置词”“接转词”“感词”九类,可以说是一改面目,虽仍

① [日]四宫宪章:《作文法讲义自序》,《作文法讲义》卷首,明治二十七年(1894)特许纸商会书籍出版部石印本。

② [日]冈三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自序》,《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卷首,明治十年(1877)东京晚成堂刻本。

有对传统汉语字法论的吸收,但更多参照西洋之《英文典》而更加“西化”,有着模仿泰西文法的释义特征。这一点正如冈三庆所言“将以大革汉学之一面目”,可以说是开启了运用西洋语法理论以及“品词”的字类分析方法研究汉语语法之风气。牛岛德次便曾评价此书,认为与金谷昭训点的《大清文典》(原为美国传教士高第丕、清人张儒珍合著之《文学书官话》)的训释、解说相比,“终归是明治第一次以自己的观点归纳汉语语法,这是很值得称道的”<sup>①</sup>。从对“品词”理论的运用来说,该书对后来广池千九郎出版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名著《中国文典》也有着潜在的影响。

综合以上梳理可看出,《辩字诀》论虚字用法的相关文本曾通过《虚字注释备考》《读书作文谱》等不同载体流入日本,并因其贴合于起承转合之行文法的字法释义特征,而得到明治日本的儒者与汉语学习者的青睐。《读书作文谱》的影响力尤其之大,故其中作为《辩字诀》另一面目的“文中用字法”,成为中根淑《作文要诀》、土屋凤洲《文法纲要》、近藤元粹《中等教育作文教课书》、四宫宪章《作文法讲义》等文法书的文本资源,并借助这种文本“旅行”的方式,在冈三庆编纂的“汉文典”那里与西洋语法学知识相遭遇。

### 三、“辨字”与“品词”:清末文典的两种资源

如前所述,冈三庆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大幅增补修订为《冈氏之中国文典》的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传统“辨字”法向晚近“品词”模式转换的印记。《冈氏之中国文典》“辞学篇”按词性分为“名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歇止词”“副词”“前后置词”“接转词”“感词”九类,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中所谓唐彪《虚字用法》等“辨字”内容加以吸收。如“辞学篇”第五段首节“歇止词”,题下注曰“旧名歇语辞”;第八段首节“接转词”,题下注曰“旧名接续词,《用字明辨》分为‘接语辞’‘转语辞’”,二节“转词”题下注“旧名转语辞”;第九段“感词”题下注“旧名感叹词”等。

除冈氏之文典外,此后如明治三十一年(1898)猪狩幸之助《汉文典》亦以“品词”模式研究汉语语法,其“品词篇”分“名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前置词”“后置词”“接续词”“终词”“感动辞”等十类。明治三十五年(1902)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出版,分“文字典”与“文辞典”二篇,“文辞典”分“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前置词”“助动词”“转接词”“感应辞”“歇尾词”十类。次年,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出版,续作专讲文章修辞之学,“文章典”第八章“用字法·同字异用”、第九章“用字法·异字同用”则涉及虚字用法论。

此种参照西洋语法理论而注重词性分析的模式对清末以来汉语语法带来了直接的冲击,随着日本“汉文典”的传入和译介,如东文学社1902年出版王克昌翻译的猪狩幸之助《汉文典》,上海科学书局1905年出版丁永铸翻译的儿岛献吉郎《国文典》等,“文典”模式成为清末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的参照样板。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早期国人对“文典”的认知,除了受西洋“品词”理论的影响外,也包含传统围绕文章写作的文章修辞之学。故而当时的文典在编纂形式上似更接近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续汉文典》所构成的多层结构。例如章士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编成的《中等国文典》(初版于1907年),虽专论词性,但其“序例”第二条曰:“文典不外词性论、文章论二部,今以初级之故,专分词性,文章论暂未涉及也。”<sup>②</sup>戴克敦《国文典》(初版于1912年)亦分上下两编:上编“词性篇”即为词性论,分属“名词”“代名词”“形容词”等,分析文字之品性;下编“修词篇”则为句读、篇章之法,分“句读”“篇章”“章法”“篇法”四章,论述为文之技法。故戴克敦在“修词篇”之《总论》说:“修词典者,所以论文字构成之规则,故其功用,不仅示人以方法,尤当使人易于理解,则涉笔为文时,自有所依据也。”<sup>③</sup>

其实在章士钊、戴克敦二书之前,初版于

①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第42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②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③ 戴克敦:《国文典》,第12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1906年的来裕恂《汉文典》即已是集文字论与文章论两层结构的文典著作。来裕恂(1873—1962),字雨生,号匏园,杭州萧山长河镇人。光绪年间肄业于杭州西湖诂经精舍,后任杭州求实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求学。次年归国后,编纂《汉文典》。就围绕虚字的文法论而言,来裕恂的《汉文典》可以说容纳了传统“辨字”法与西洋“品词”法二者在内。来氏的这种编排方式,固然有着受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编法的影响因素,但实际上更包含了来氏重视本国传统文法资源的考量,他在《汉文典序》中罗列了“吾国文字之书”与“文章之书”:

外国文字,有文典专书,凡一切字法、词法,部分类别,以表章之。故学者循声按谱,一览而知。汉文无文典,凡文章之成也,运用之妙,悉在一心。故勤苦而难成。虽然《尔雅》言义,《说文》言形,《广韵》言声,中国之于文字,未尝无专书。加以郭、邢、邵、王之徒之发明《尔雅》,徐、段、钱、桂之伦之提倡《说文》,顾、江、王、孔之辈之主张《广韵》,何尝无文字之书?况言文体,则有《文章流别》《文心雕龙》《文体明辨》;言文法,则有《文则》《文通》《文说》《文断》;选文,则有《文选》《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明文衡》《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论文,则有《文章缘起》《文章志》《文章精义》《文谱》。何尝无文章之书?若是乎吾国文字之书,文章之书,固有极博者焉,有极精者焉,有极通者焉。然而博只一类,精只一艺,通只一道。今有合一炉而冶之,甄陶上下古今,列举字法文法,如涅氏《英文典》、大槻氏《日本文典》之精美详备者也,而或以《马氏文通》当之。夫马氏之书,固为杰作,但文规未备,不合教科;或又以日本文学家所著之《汉文典》当之,然猪狩氏之《汉文典》、大槻文彦之《支那文典》、冈三庆之《汉文典》、儿岛献吉郎之《汉文典》类,皆以日文之品词强一汉文,是未明中国文字之性质,故于字之品性,文之法则,只刺取汉土古书,断以臆说,拉杂成书。<sup>①</sup>

来裕恂在这里列出中国古代文字之书以及涉及文体、文法、文论的文章之书,意在说明吾国历来对所谓字法、文法多有研讨,传统深厚,故而基于此又有针对日本汉学家猪狩幸之助、大槻文彦、冈三庆、儿岛献吉郎等人之汉文典,作出“皆以日文之品词强一汉文,是未明中国文字之性质”的评价。基于此种考虑,来裕恂的做法便是希望综文字品性之说、文章法则之论“合一炉而冶之”。书前之“本书大旨”说:“泰西文规学家必先学语言而后学文规,中国方言不同,既无辞典,又无俗语文典,势不得不专求于文章之中,故兹篇作《文字典》,使言语之惬当;作《文章典》,见言语之作用。”已言明分《文字典》《文章典》两部分,以便于循序渐进式教学:“陵节躐等,教学所忌。是编循序渐进,由已知以通所未知,故先言文字,次言文章。《文字典》所以述字之源流及品性,《文章典》所以论文之法则与体格。”<sup>②</sup>

在具体内容上,来氏《汉文典·文字典》第三卷“字品”为“品词”之内容,分“名字”“动字”“静字”“状字”“代字”“介字”“联字”“助字”“叹字”九篇;《文章典》第一卷“文法”第一篇“字法”之第一章“语助法”则为传统“辨字”之内容,分“起语字”“接语字”“转语字”“辅语字”“束语字”“叹语字”“歇语字”七节。如释“起语字”“接语字”“转语字”:

起语字:前此无文,或前文已毕,须以虚字助起者,谓之起语助字。

接语字:凡承上句及上章,顺势递下,不用转折者,所用虚字,谓之接语助字。

转语字:文必有转,或反或正,或翻或折,皆须以一、二虚字为机轴。<sup>③</sup>

对比唐彪《读书作文谱》“文中用字法”之前三法:

一曰起语辞:起语辞者,或前此无文,竟以虚字起,或前文已毕,亦以虚字起者,皆起语也。

①②③ 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注释》,第1-2、7、131-13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一曰接语辞：凡接上文顺势讲下，不复作转者，皆用也。

一曰转语辞：文字从无直行者，必用转转相生。或反转，或正转，或深一步转，皆须以一二字领之。<sup>①</sup>

可看出来氏《汉文典·文章典》这部分“语助法”，其文本来源当为王鸣昌《辨字诀》、唐彪《读书作文谱》“文中用字法”等清代辨字书的相应内容。

此外，来氏《汉文典·文章典》“字法篇”题下小序说：“构文之道，不外积字，用字一乖，判若秦越。盖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坠之际，轩轻异常。一字之失，一句为之模糊；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研求讨论，可阙如乎？”<sup>②</sup>稍作比较，便可看出这部分内容实则取自前引刘淇《助字辨略》自序：“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盖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坠之际，轩轻异情。虚字一乖，判于燕越，柳柳州所由发哂于杜温夫者耶！且夫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讨论可阙如乎！”<sup>③</sup>由此可见，来裕恂《汉文典》中讨论“解字”“用字”的内容，实际上包括分析字类的“字品”与辨析用法的“字法”二部分，前者盖以日本汉文典之“品词”法作为参考，后者则主要以清代虚字释义书中的“辨字”法作为资源。

除了《汉文典》外，来裕恂在1914年另编有《小学作文法》一书作为小学国文授课本。该书的编法同样贯彻着结合“品词”与“辨字”这两项新旧内容的思路：

小学之教，莫难于课授国文，以其智识幼稚，经验未多，即略识之无，而文义难喻，加以中国无浅近文典，蒙师所讲肄者，非系统之学。故无论今所谓动字、静字，莫之或辨；即旧所谓虚字、实字，亦未易晓也。以不能联贯不知运用者，强令执笔为文，其奚可哉？余故著是编以牖之。<sup>④</sup>

《小学作文法》也有两部分组成：第一编为“学生识字之用”，含“名字”“动字”等九类，以分

析字类为主；第二编为“学生作文之用”，重在讲解下字造句之法，由此构成“用字之道”与“为文之法”的识字作文流程。来裕恂的这种将“品词”与“辨字”两项内容纳入文典与语法书编纂的思路，固然有着来自日本汉文典模式的影响，但也反映出清末学人在国文教学的探索过程中，对传统文章学资源的倚重。

## 结语

在东亚视野下回顾日本汉语语法的研究史，可以看到，如果说代表了元明时期虚字释义成果的卢以纬《助语辞》，主要对江户时期的汉语虚字及文法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至明治时期，在西洋的“文典”模式流行之前，王鸣昌《辨字诀》、唐彪《读书作文谱》“文中用字法”等清代“辨字”法则更为当时日本汉学家、文学家所重视。随着“文典”在清末引入中国，以词性分类为主的“品词”理论对传统语文学中字分虚实的“用字之道”带来冲击，但像来裕恂《汉文典》兼收“品词”“辨字”的编纂思路，亦表明在清末新旧学术交替时期，中国古代基于字类辨析的文法理论仍有着一定的意义。时至今日，在当代语法理论体系越发成熟详备之际，传统的文法理论尤其是以往多被视为蒙学知识与举业诀窍的用字、辨字之内容，或许更应在破除视野局限和学科壁垒的情形下，赋予其更多的研究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专项一般项目“文体与文章：写作理论的中国传统与话语体系”（2024JZDZ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龚宗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章学、元明清文学。

- ① [清]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七，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494-349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② 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注释》，第13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 ③ [清]刘淇：《助字辨略自序》，[清]刘淇著，章锡琛校注：《助字辨略》卷首，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 ④ 来裕恂：《小学作文法》，杭州图书馆藏民国三年（1914）稿本。